

工作缘故,到青岛出差一周。有朋友误认为我对青岛很熟,询问有哪家书店值得一逛,脑海里浮现出良友书坊的名字,便将这家书店报了出去,还颇为胆大地说了一句“这是青岛最好的书店”,通过微信发送出去之前,在“这”字后面加了“可能”二字。

其实完全可以不加的,一座建于1901年的塔式建筑,最初是邮局,现在是邮政博物馆,124年来,用途从未变更过。书店是这座塔楼的一部分,占据了一楼和顶楼这两个最佳的楼层位置。“这么好的建筑,只有书店才配得上它”,在一楼书店喝咖啡时,我这样对朋友们说,他们赞同。

这次落脚青岛之前,完全不知道入住的酒店离书店如此之近,十字路口,酒店与书店以斜对的姿态分立,拉开窗帘,可见书店全貌,手机拍摄镜头稍微拉近一些,能清晰地拍到书店的招牌。早晨的时候我会端杯茶在窗户边站一会儿,端详书店,视线穿过高大的树木枝叶,车辆如溪般向四方“流淌”,唯有书店屹立不动,让人心安。

出差的一周时间里,书店成了临时会客厅,无论外地还是当地的朋友来,都会约在书店见面,没逛过的,我会担当临时向导,把所知的书店状况一一介绍,宛若临时店员。一楼书店中间,有张能坐七八个人的桌子,可以轻声聊天。但最好的聊天去处,乃是独立封闭的靠窗走廊,推开门进去,会发现这是一个被命名为“诗歌与酒”的书廊。书廊里主要陈列各种诗集,还有一台自动啤酒售卖机,打一杯鲜啤,读几页书,看看窗外,无比惬意。有画家朋友说,他曾在此坐过一整个下午,画了几幅小画,想到可能还会有不少认识的人,在同一个位置坐过,更觉亲切。

书店四楼,呈尖塔状,高大结实的老原木,支撑起整个结构,也留出非常可观的空间。书架之间,有可四人围坐的方桌,也有只能容纳一人独坐的位置,空位那里,都有一个坐垫,很受那些只想找个小空间躲起来的人的欢迎。如果让我选择,我会找到那个最偏僻、最不易被发现的角落,把手机开成飞行模式,在那里读几个小时的书,肯定是件很过瘾的事情。

上述这些,并不能真正描述出书店的美。真正让我赞叹不已的,是雨中书店。那天整天都在下雨,本想着在酒店房间里不再出去,但雨幕中离我不过几十米远的书店,仿佛有种魔力,吸引我身不由己地走了进去。在四楼,抬头看见装着教堂式彩色玻璃的窗子,在雨天,本该没有多少光线折射,但那天,或是外面某一小片天空临时放晴,或是遥远的闪电的一瞥,让那些彩色玻璃小块闪烁出迷人的光芒。拿手机对准去拍的时候,发现从窗户到手机镜头间,竟有四五个层次的光线存在,明明暗暗,黑黑白白,交叉穿插,形成了一个光影小世界。我在手机屏幕前,欣赏了许久。

雨不大,在书店里听不到雨声。外面的雨丝如雾,店内极为安静。有几滴雨,顺着窗缝滑了进来,滴落在内窗下的白色铝盆里,发出微弱的雨滴声,原来这么珍贵的房子,也还是会漏雨的。但那次,我并不觉得遗憾,反而认为,就应该是这样,顺着窗子漏下来的,不是雨,而是过去的时光或历史,滴落到了现实当中。在这些为数不多的雨滴见证下,不但一百多年已经不算什么,哪怕再漫长的时间,此刻也失去了分量,因为那看到雨滴、听到雨滴的人,只感受到了当下,只觉得当下是如此强烈而真实的存在。

雨会停,作为过客的我离开,但那天雨中的书店,已作为深刻的记忆停留于脑海,那仿佛是一种私人财富。哪怕我把它讲述出来,恐怕也没多少人能真切地体会到那种感受。除非,你也挑一个下雨天,去我曾在这书店站过的那个位置,抬头看一下,看看是否也会心如止水,是否也能忘却时间的存在,只剩下此刻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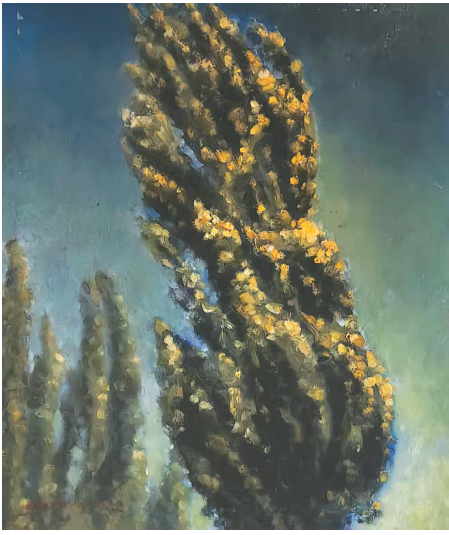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的夏季特别冗长,像一个牵丝攀藤、纠缠不休的前任,不甘心下线。秋天的轮毂姗姗来迟,终究还是来了。在这个季节,善于养生的国人,开始了一年一度的食补。主妇们的餐单上,又出现了食疗同源

的国民蔬菜——白萝卜。白萝卜是最古老的栽培作物之一,分布于欧洲大陆、北非、中亚、日本以及中国等地。它的原始种是欧亚温暖海岸的野萝卜,农史学家推测,六七千年以前,中国人的远祖就开始食用萝卜了。《清明上河图》里,街边的药铺门口挂着药材,其中就有九蒸九晒的“药萝卜”。《本草纲目》这样描述萝卜:“莱菔(萝卜古称)根叶皆可食,可生可熟,可菹可酱,可饭可醋,

可糖可腊,可豉可腐,乃蔬中最有利者。”

俗语云,冬吃萝卜夏吃姜,不劳大夫开药方。萝卜富含维生素C和膳食纤维,能促消化,增强免疫力,颇具养生价值。

作为食材,白萝卜也像一簇质朴的绿叶,每每能让与之配伍的食材充分发挥出美味,它自身也变得更为可口,红花



白杨 (油画) 丁设

2月25日我写了篇《出生才两个月的狗崽“小米”》,发微信朋友圈后得到许多好评。半年多过去了,小狗崽已基本定型,长65厘米,高40厘米。两位公司保管员“亲奶奶”太惯着,买些小包装的鸡胸肉、鸭腿肉等拌在狗粮里给它吃,牛肉干则是零食。它嘴刁得很,结果只长个不添膘。

小米小时候看着可爱,长大了则似乎懂人话博得大家欢喜。早晨它会迎接每位员工上班,骑电动车的,它追着跑,车停了它等在一边摇尾巴;步行来的,它脚前脚后跟着抓两下裤脚,直到员工上楼,它则去缠另一位。下班时它又会站门口摇着尾巴送大家。它似乎知道最后下班的是老板,对老板特别温顺,哪怕正玩着,听到脚步声也立马跑过来绕着老板转两圈。

白天,公司客来客往它都不叫唤,只要老板走后,再有生人來,它立马会叫。晚上更会叫个不停,非得我喝住它。安静下来后,它就躺在门口,但一旦有点动静又会叫。问了养狗的朋友,他们告诉我,狗白天休息,晚上睡得很少,不然怎么叫“看门狗”?

白天它接受两位“亲奶奶”的喂食,最近她们买了一箱鸭腿,一天一只烧烂了喂它,真把它当“孩子”养。吃饱后它就躺在她们脚旁睡觉或玩耍,也出去跑跑,但都会自己回来。相比小时候怕被别人抱去,越大我越放心。

大家下班后它就在公

司门口巡视,别人溜的狗经过门前,它有时去打闹一番,博得狗主人喜欢。有时大狗来了,它只敢扒着门框叫几声。

等溜狗的都回去了,它也就安静下来,跑到我的值班室听我吹电吹管,陪我看电视。一到晚上快九点,它就守在门口等我,等待一天最快乐的时光——出门遛。我打开门,它就会一溜烟跑出去一百多米。到三岔路口,我都不用示意,它就知道该左拐还是右拐。

我越发喜欢小米了。一是能看门,二是通人性,不要我多烦神。还有两件事,说出来我自己都

有点不相信,它乖得令人难以置信。

两个月前,我一朋友去新疆旅游,想让我代养才一个月的小狗“哈哈”。我征得老板同意,将哈哈抱了过来。小米看到哈哈非常喜欢,完全是大哥哥的样子:带着哈哈玩,任小弟弟咬它,骑它。甚至吃饭时都让哈哈先吃。两条狗成天打闹,形影不离。过了半月,主人接走哈哈后,它居然有三天无精打采。这小米咋这么重情重义!

后来我也带小米去哈哈家玩。奇怪的是,小米在电梯里还有十层,哈哈在家里就叫着跑到电梯口等,小米一出电梯哈哈就没命地往它身上扑,又咬又亲。但开始约五分钟小米压根不理小弟,故作矜持,过了一会才打打闹闹追逐。这跟人不是一回事吗?

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我欣慰。

我的孙女在上海有只

将一本书握在手中,与它安静独处,阅读并翻到最后一页才闭合,本是个人生活中的清欢。在急速发展变化的社会中,这几十年来,已从人们生活中高尚的精神享受转变为一小部分人的所谓坚守。而本书的作者却是这样做的,做了许多年。当然因为她的工作,她需要读一些新出版的书,然后为其中一些写书评。但如果要一口气将自己在阅读中的所得写成九本书,却也不是坚守就能做得到。我想更多的是喜欢。姚峥华一定是

个喜欢在书中经历别人的人生,观看别人的故事,分享别人的视野,感受到与别人的共鸣的人。当然能找到经得起这样读的书并不容易,年纪越长,越不容易。书

这样东西,就像酒一样,会喝酒的人越发挑剔,因为不光体会得到酒本身的优劣,也体会得到自己内在的所需。姚峥华会在阅读中找到自己,找到自己想要说的话,想要发出的和声,这和声就是她写下的书评。

作为一个被她写了书评的作家,我是因为她的好评,方才知道自己可以与她做个朋友。

其实在读到这本书之前,我并没读过姚峥华写的其他书评。这次才读到,原来她读的许多书我都没读过,她提到

读书者

陈丹燕

因为先前有了她写我们作品的书评,所以就她知道她阅读阅人的能力,所以就信任地跟着她去读了。有时候做个朋友的标准,就是彼此交换对书的看法。在我年少时,能交换书来读的人才会是朋友。那时也许读过怎样的书都是秘密,因此分享对一本书的看法就成了一种接头暗号。暗号对上了,那就是朋友,而不是熟人。姚峥华写书评,在我看来也是在与读者对暗号,带着一点点孩子气。

而且我也猜想,这个人过的是一份书斋里安静的生活,在深圳不容易建立这样的生活吧,可见这是真的喜爱,也是真的运气。我自己生活在上海,也常常有人对我感叹一句,在上海过安静的书斋生活不容易吧。但从自己的感受出发,能安静地一握在手,倒是都会城市才能提供的自由选择,这是运气,并不是寂寞,不是辜负了许多机会与欢聚。我能认得出一个人身上被阅读滋养起来的安静。

现在我们看到的,是她的第九本书。我猜想姚峥华会写完她的第十本书,因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不那么容易改掉。(本文为《书人久长》序,姚峥华著,浙江大学出版社|启真馆2025年10月出版)

宁波月湖,风光旖旎,肇始于唐,繁荣于两宋,至明清异彩纷呈。彼时,在环湖一带,官员及学士广置宅第及书院精舍,逐渐形成了连片的街区。唐代诗人贺知章、北宋名臣王安石、明清望族屠氏家族、清代通政使童槐等都在此居住过。明嘉靖年间兵部侍郎郎钦在月湖街区内建“天一阁”藏书楼,历经沧桑保存至今。据悉,历史上月湖街区

区内曾有名人寓府九十余处,书院书楼二十余处。宁波市城市形象主题口号“书藏古今,港通天下”,前半句就源于“天一阁”。月湖历来是宁波的文化中心,曾有“一部甬城史,半部在月湖”之说。

近日笔者去宁波,便去打卡“诗情湖西”。“诗情湖西”东起偃月街、西至长春路、南接三板桥、北傍中山西路,面积虽不大,但被列为宁波市文保房的有5幢,分别为掬花巷的屠宅、青石街的洪宅、张家祠堂、惠政巷的民宅及崇教巷的延寿堂。位于掬花巷19号的屠宅是“诗情湖西”中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好的清代建筑。大门为牌楼式砖雕门,门额上方有“屠廬”两字。整幢房屋是

三进四明堂,主体建筑坐西朝东,其北侧的山墙前半是马头墙,后半是观音脊,这在宁波清代建筑中较为罕见;进入大门后先是月洞门,接着是大明堂和三进大屋。二楼是重檐硬山顶房,一排连式的走廊精致硕大,上面雕刻着各种精美的花纹图案,显得气派典雅。

“屠氏别业”的主人屠继烈是晚明文坛领袖屠隆的后裔。屠隆在文学上和唐伯虎齐名,戏曲方面的成就可比肩汤显祖。屠继烈官至广东广西督粮道加盐运史,为官之余酷爱藏书与书法,家有藏书万卷。屠氏家族自明朝起就是宁波城内“四大望族”之一,除屠隆外出过明朝政坛的“屠氏三杰”——一品吏部尚书屠濬、都察院左都御史屠侨、兵部侍郎屠大山,还有明代杰出的生物学家屠本峻、清代兵部尚书屠粹忠等。我国首位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也是屠氏家族后人。

不久前,笔者采访曾受到朱镕基同志表扬的上海市劳动模范、原上海刀片厂厂长屠恒平。他的办公室里放着好几本“屠氏家谱”。他告诉笔者:他是“甬上屠氏”二十一世后裔中的恒字辈,和屠呦呦的哥哥屠恒学同辈,屠呦呦是他的堂姐。笔者将“诗情湖西”中屠宅开放的消息告诉他,他高兴地说:以前只知道尚书街屠潘宅第“尚书第”被列为宁波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,“屠潘公墓道”立牌重建,屠呦呦自小居住过的开明街26号姚宅也修缮一新,入选第一批宁波市历史建筑。现在屠继烈旧宅也开放了,这是宁波市各级政府部门对“甬上屠氏”的关心和肯定。

从屠宅出来,漫步在“诗情湖西”,小巷幽深、老宅幽深,马头墙高耸,砖瓦脊里渗透出来的是百多年的印痕。下午的阳光穿过时间的缝隙,映衬在老宅的木格窗棂上,传递出一片新的生机。



养了快一年的宠物兔,因为她大学宿舍和家在楼上,不方便,孙女生怕别人会“麻辣兔头”吃她的宠物,于是叫她爸特地开车送过来,让我先帮她养着。我虽为难,但孙女难得给我安排任务,我心里其实很高兴。送来后,我就将兔子养在公司旁边的露天车库里。兔子躲在车底下我抓不到,我试着叫小米把兔子赶出来,小米还真能帮到我。

最让我高兴的是,有一天兔子跑到隔壁小区一夜未归,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。正当我急得不行时,小米把小兔子赶了回来。失而复得,我真太感谢小米了。现在,我将兔子关在笼子里再也不敢放它出来了。而且小米对兔子很好,我每次喂它,小米都会跟过去,隔着笼子看看兔子。

照顾兔子是孙女交办的任务,我希望能完成好。而小米已是不愿离弃的伙伴,成了我有规律生活的一部分,我会倍加珍惜,续写“老人与狗”的故事。

孔 曦

它。秋风乍起的街头,现炸的金黄色油墩子,热腾腾,香喷喷,煞是诱人,想来上海的90后、80后、70后、60后,大多在街边品尝过这种美味小吃。

饮食店里,萝卜丝馅的馒头常常是最早卖完;酒席台上,两面金黄外脆内软的萝卜丝饼也大受欢迎;萝卜糕是广式早茶常见的点心,用萝卜丝混合米浆蒸制,油煎后Q弹软糯。很多年前,新加坡电视剧《天涯同命鸟》里,千金小姐苏源美曾为心爱的男主周桂初学做萝卜糕,平凡的点心被赋予不平凡的爱意。

和萝卜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蔬菜是山药。《本草纲目》盛赞山药“益肾气、健脾胃、止泻痢、

绿叶,相得益彰。它可红烧,可炖汤,可凉拌,可腌制,可煎炸。它能配禽肉、畜肉、海鲜,能独当一面,亦可充作馅料。萝卜红烧肉、萝卜炖牛腩、萝卜焖鸭肉……白萝卜的微辛能为主料去腥解腻,萝卜吸饱肉汁,

霜根白玉鲜

软糯鲜香;萝卜排骨汤、羊肉萝卜汤、萝卜丝虾皮汤,汤色奶白,暖胃润燥。

白萝卜又如一枝亭亭玉立的玉兰。作为亲民的蔬菜,它永远出色。红烧萝卜、葱油萝卜丝、糖醋萝卜片、萝卜干炒毛豆、炸萝卜丸子……百姓的家常菜有它,餐馆的看家菜亦有

化痰涎、润皮毛”。炖汤,炒菜,做糕点,山药都是滋补的上佳食材。对于我这个“手残”的厨师,最省事的办法,是带皮清蒸。早上当早点,下午充点心,咬一口,齿颊生香,软糯清甜。山药和萝卜同为根茎类食材,明朝诗人钟芳的诗句“霜根白玉鲜”,用来形容山药,也蛮贴切。

药膳一体,是中华文化独有的食疗传统。秋风起了,大地开始收获春生夏长的果实,这片土地上的中华儿女,也可以享受美味,调理身体了。

十日谈

秋日养生

责编:吴南瑶

明天起请看一组《重阳久久》,责编:郭影。